

台湾藏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文选》论略*

王 玮

内容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帙尤袤本递修本《文选》,题为“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该本一直未引起学界关注。经研究发现,此本的递修时间存在疑问,结合刻工与避讳,很难判定此本为理宗间递修本,为理宗之前递修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此本虽经递修,且存在部分内容系抄配或版面模糊等问题,但依然有其文献价值。首先,抄配部分字迹清晰、工整,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相比,除版框较高之外,其余包括内容、版心字数、刻工姓名等并同,该部分内容可以对尤袤本中部分模糊难辨之字起到校勘作用。其次,尤袤本后附《李善与五臣同异》一直因模糊特甚,且有描改痕迹为学者诟病,然理宗本后附《同异》字迹清晰、无描改痕迹,是现存《同异》中最好的版本,具有重要版本价值。

关键词:《文选》 尤袤本 理宗本 《李善与五臣同异》 文献价值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是现存李善注《文选》刻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本子,自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以下简称“尤袤本”)出版后,一直为学界所重。“这个本子,目录和《李善与五臣同异》中有重刻补版,正文六十卷中除第四十五卷第二十一页记明为‘乙丑重刊’外(在影印本中这一页已改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中的初版),其余部分还是尤刻初版。”^①故该版本被认作是尤袤本的早期印本,版本价值高。虽然已将正文部分重刊页替换,然此本的目录与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中仍存有不少重刻补版,其中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较为模糊,多处难以辨认,且有明显描改痕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版本的整体价值。

据笔者统计,尤袤本《文选》,包括递修本在内,现共存七种,其中三种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阶段性成果。

①(梁)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说明第1页。

有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八年尤袤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通过对现存各种《李善与五臣同异》版本的比勘，发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八年尤袤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以下简称“理宗本《文选》”）的《李善与五臣同异》全无重刊字样，且字迹清晰、版刻工整，无描改痕迹，应是现存最好的《同异》版本。由此可见，理宗本《文选》是尤袤本《文选》系统中一个重要版本，故本文将对其版本特征、递藏源流、刊刻时间以及文献价值略作论述。

一、理宗本《文选》的版本特征及递藏源流

理宗本《文选》，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间有双鱼尾者）。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中记“文”几，下记刻工。修补版之版心间标重刊干支。每半叶10行，每行为21、22字不等，注双行，亦21-24字不等。内容依次为萧统《文选》序、李善上表、目录、正文六十卷、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淳熙辛丑上巳日晋陵尤袤跋、淳熙辛丑三月望日建袁说友跋各一则，较尤袤本少一篇袁说友跋。此本首卷目录、卷五至九、卷二四全抄配，卷三页三十五、卷十五页十八、卷二十页十四、卷二十二页六、卷二十三页六以后、卷三十四页十九、卷四十五页二十一、卷四十六末页、卷四十七页二、四、六、七、十六、卷五十二页一、二、卷五十三末二页、卷五十五页二、三，皆依原式抄配。抄配部分字迹清晰、工整，与尤袤本相比，除版框较高之外，其余包括内容、版心字数、刻工姓名等并同，应据尤袤本抄配。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抄配内容不完全，尤袤本的目录部分存在重刊情况，如第一页为“汤仲乙丑重刊”，然理宗本《文选》仅抄刻工姓名“汤仲”，未抄“乙丑重刊”，目录其他页情况均同此，乍一看无重刊，似原刻，实际应为抄配者省略。抄配者将重刊字样省略不知目的为何。抄配之外，理宗本《文选》大部分内容为重刊，刊刻欠工整，版面多模糊，有些页面甚至无法辨识。

该版本在宋元两代的递藏情况不甚明确，据印章可知，明代时曾藏于周臣^①之手。后又为祁彪佳收藏，因在此本中发现一枚刻有“幼文”二字的印章，即为祁氏之印。清代以后，陆续又为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潘祖荫、王价藩^②、沈仲涛^③所藏，后沈氏捐入台湾故宫博物院。

①周臣（1460-1535），号东村，明代成化嘉靖年间著名画家，其在此本之印章为“东邨”。

②王价藩（1865-1934），字荃臣，号退轩，民国学者、藏书家。

③沈仲涛（1892-1980），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号研易楼主人，现代藏书家，有“山阴沈仲涛珍藏秘籍”印。沈氏承家学渊源，酷好藏书，购藏善本不遗余力，杨绍和、傅增湘、李盛铎、潘祖荫等藏书大家的书相继流散后，他先后购得百余种，共数千册。

二、关于理宗本《文选》刊刻时间的几点疑问

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录此本为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①,理宗应指宋理宗赵昀,1224年至1264年在位。关于理宗本,历代目录、藏书志中记载较少,目前仅发现阮元在《南宋淳熙贵池尤氏本文选序》中有一段记载:“元幼为文选学,而壮未能精熟其理,然讹文脱字,时时校及之。昔但得元张伯颜、明晋府诸本,即以为秘册。嘉庆丁卯,始从昭文吴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为无上古册矣。按是册宋孝宗淳熙八月辛丑无锡尤延之在贵池学宫所刻,世谓之淳熙本。每半叶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间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间止,卷二八叶及卷九十九叶书口并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记可见。”^②又云“惜是册缺第四十一、四十二两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补入,虽非完书,实亦希世珍也。此册在明曾藏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则句容笄氏、泰兴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吴氏。”^③据阮元介绍可知,其所藏并非尤袤本,而是理宗年间的一个递修本。但阮云所藏之本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又非一本。首先,台湾藏本卷二八叶版心处仅有“壬戌重刊”,而无“景定”字样;卷九十九叶版心模糊特甚,无法辨认,然据对整部台湾藏本的检核,未见用年号记录重刊时间者。第二,台湾藏本卷四十一、四十二并不缺册。第三,台湾藏本中也未检得明代吴县王氏、长洲文氏、常熟毛氏,清代句容笄氏、泰兴季氏、昭文吴氏之印章。

既然并非一本,那么,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何断定其为理宗间递修本呢?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电脑上检索此本信息时发现,他们标注此本修补版之版心为:“丙午(淳熙十三年1186)、丁未(淳熙十四年)、戊申(淳熙十五年)、壬子(绍熙三年1192)、乙卯(庆元元年1195)、乙丑(开禧元年1205)、丙寅(开禧二年1206)、壬戌(景定三年)重刊等字样。”据此可知,其判定此本为理宗本当与“壬戌(景定三年)重刊”有密切关系,景定即为理宗年号,三年即指1262年。

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修补版之版心记载,又存两点疑问:首先,括号中的年代,如淳熙、绍熙、庆元、开禧、景定,不知确在版心看见,还是相关学者、工作者结合自己的判断与考察后来加入?其次,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记修补版心年代看,从“丙午”至“壬戌”,是有意识地按照年代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丙午(淳熙十三年)是1186,壬子(绍熙三年)是1192,乙卯(庆元元年)是1195,乙丑(开禧元年)是1205,时间跨度较小,年代接近,然最后直接从丙寅(开禧二年)1206跨越至壬戌(景定三年)1262,时间间隔了一个甲

①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1983年,第1188页。

②(清)阮元:《擘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665页。

③(清)阮元:《擘经室集》,第666页。

子,是否符合递修的实际情况?

据笔者寓目所见,此本中的重刊页并用干支记录,有丁未重刊、戊申重刊、壬子重刊、乙卯重刊、辛酉重刊、辛巳重刊、乙丑重刊、丙寅重刊、壬戌重刊,其中以壬戌重刊最多,并未发现以年号记录重刊者。但因此本为珍贵文物,笔者仅能看其微卷,并未见到原物,又加之此本模糊情况较重,以及在台湾查阅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过目等原因,故而存在遗漏亦有可能。但仅就笔者所见内容,确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载有出入,如“辛酉”“辛巳”重刊便不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记载,不知为何遗漏。不仅重刊时间如此,刻工姓名亦如此。如,戊申重刊之刻工,笔者所见有王明,然台北故宫博物院“戊申”下仅记曹佾一人;壬子重刊之刻工有唐彬、刘用、盛彦,台北故宫博物院“壬子”下仅记王才、刘唐中二人;乙卯重刊之刻工有王辰,台北故宫博物院“乙卯”下未记此人等等。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检核时并不全面或仔细。其实,判断此本年代最关键的内容是“壬戌重刊”。“壬戌重刊”虽然数量最多,但绝大部分的刻工部分都模糊特甚,难以辨认,可清晰辨识者仅徐升一人。据《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录:徐升刊刻过南宋初期杭州刊《广韵》五卷、宋绍兴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茶盐司刊《事类赋注》三十卷^①。据此推测,景定壬戌(1262)徐升不应还在刊刻。台博“壬戌”下记刻工有:王明、王辰、王元寿、夏义、大全、仲甫、熊才、立全、迈、曹。据《古籍刻工名录》^②记载,王明刊刻过宋淳熙八年(1181)池阳郡斋刻本《文选》,景定壬午(1262)时不可能还在刊刻;又记其在宋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刊秋浦郡斋《晋书》,故此“壬戌”当为嘉泰壬戌(1202)的可能性更大。王辰、王元寿、夏义,亦参加过宋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秋浦郡斋刊《晋书》。他们于景定三年仍在刊刻的可能性亦极小。仲甫,据《古籍刻工名录》记宋刊元修本《宋文鉴》补刊部分刊工有仲甫,亦有夏义。此处并未说明元朝何时递修,然元朝于1271年始建,距离1204年夏义刊刻《晋书》已有67年,假设夏义于15岁时参加刊刻,元朝时亦已八十馀岁,不当仍在刊刻。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有两个夏义。二、所谓的元修本是指最晚的修补时间在元代,而非所有修补并在元朝,在宋代应该已经修补过,故仲甫、夏义虽并在补刊刻工中,亦不能说明是元代人,有可能是南宋时人。若夏义仅指一人,则结合其刊刻《晋书》的材料可知,他不应在景定三年还在刊刻;而仲甫很有可能亦与他是同时期之人。其余刻工或未见于记载或因单字无法确认所指究系何人,故不能作为判断版本年代可靠证据。

除刻工信息之外,避讳亦是判断刊刻时间的重要因素。理宗本《文选》中世、玄、弘、桓、敬、贞、完、構、徽、殷、朗、慎、匡、敦等字避讳,然避讳不严格。其中敦字,尤袤本不避讳。考“敦”字当为宋光宗赵惇讳。缺末笔的敦字所在页为

^①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

^②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昌彦壬子重刊,据《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录,昌彦曾刊刻过宋淳熙三年张杆桐川郡斋刊,淳熙八年耿秉补刊本《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①,故“壬子”当为宋光宗赵惇绍熙三年(1192),说明此本确在光宗时期递修过。光宗之后为宋宁宗赵扩,应避“扩”字,又避嫌名“旷”,据陈垣《史讳举例》可知,“廓郭鞞鞞等十七字”亦需避讳^②。然并未发现相关避讳。宁宗后是宋理宗赵昀,应避“昀”字,又避嫌名“筠”,“匀昀驯巡等七字”亦需避讳^③。检理宗本《文选》,发现卷十七第三页为“壬戌重刊”,刻工姓名模糊不清,其中“驯”字不避讳。其他字未发现缺笔。

结合刻工与避讳,很难判定此本为理宗间递修本,为理宗之前递修的可能性较大。但为叙述方便,暂仍以理宗本称之。

三、理宗本《文选》的文献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虽为递修本,但与尤袤本《文选》相比,亦有其文献价值。首先,理宗本《文选》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较尤袤本更加清晰,无描改痕迹,有其版本价值。其次,抄配部分当以尤袤本为底本,故此部分可以起到校勘尤袤本之用,此其校勘价值。

(一) 版本价值

《李善与五臣同异》(以下简称“《同异》”)附于尤袤本《文选》之后,是尤袤本特有之内容,后世李善注刻本,如元张伯颜刻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清胡克家刻本等,虽全从尤袤本出,但无一有此附录。关于此《同异》,前人关注、研究并不多,且普遍认为价值不高。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时说:“书中有一部分页子不够清晰,尤其是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模糊特甚,而且曾经人用墨笔描改,好像已非原貌。但较之《同异》的其他版本,错误还少一些。”程毅中、白化文两位先生亦持相同观点^④。他们并未见到理宗本《文选》,故有此论,因此他们的观点只能是针对其所见到的《同异》而言,不能适用于所有版本的《同异》。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完整《同异》主要有尤袤本《文选》所附《同异》、理宗本《文选》所附《同异》、陆心源《群书校补》本、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本、尤桐《锡山尤氏丛刊甲集》本、《丛书集成续编》本以及国图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所附清抄本等。然正如程毅中、白化文先生所言,尤刻本《文选》后所附《同异》是“现存唯一的宋刻本,《文选》本书还有好几个后印本,而《同异》则除此之外,只有抄本和翻版了”^⑤。盛氏本据陆心源皕宋楼本影印,尤桐本与《丛书集成续编》本又是据盛氏本重印,清抄本与盛氏本内容完全一

①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229页。

②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

③陈垣:《史讳举例》,第115页。

④⑤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文物》1976年第11期,第81页。

致,只是行款不同。这些版本并是尤袤本的抄本与翻版,其价值在尤袤本《同异》之下。

然尤袤本《同异》亦存在问题,版面模糊是其硬伤,重刊时间与刻工无法辨识,就连原刻刻工姓名亦看不清,且有描改痕迹。而理宗本《同异》无一页有重刊字样(亦无刻工姓名),版面清晰、字迹工整,无一描改。详考其内容,确是目前所见《同异》的最好版本,可以校正尤刻本《同异》模糊而后世翻刻本径改错误之处。下面将理宗本《同异》与尤袤本《同异》的差异详列于下,以便学人。

1.尤袤本卷一“修其营表:五臣作※※^①”,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择其”,而理宗本《同异》作“理其”,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2.尤袤本卷二“穷身:五臣作穷※”,盛氏本等作“五臣作穷敬”,而理宗本《同异》作“穷欢”,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3.尤袤本卷六“驯风:五臣作驯※”,盛氏本等作“五臣作驯政”,而理宗本《同异》作“驯致”,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4.尤袤本卷七“新雉:五臣作新※”,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新莫”,而理宗本《同异》作“新莫”,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5.尤袤本卷七“帷𦏧𦏧”,尤刻本《同异》“𦏧”字有描改痕迹,“弓”字旁与“扌”旁重合,不知谁改谁。理宗本《同异》作“𦏧”,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亦作“𦏧”,可见尤袤本原作“扌”,后改“弓”。但盛氏本等并作“扌”,判断错误。

6.尤袤本卷七“樵蒸昆上:五臣作※上”,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混上”,而理宗本《文选》作“焜上”,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7.尤袤本卷七“其上则有:五臣有赤猿獾獠四字”,尤袤本“獠”字略有不清,盛氏本等作“五臣有赤猿獾獠四字”,理宗本《同异》作“赤猿獾獠”,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8.尤袤本卷十一“礧瓌”,尤刻本《同异》“瓌”字略有不清,盛氏本等作“礧礧”,而理宗本《文选》作“礧瓌”。原文作“礧礧瓌玮”,尤刻本与理宗本《同异》并取中间两字,而盛氏本等误取前两字。

9.尤袤本卷十二“紫菜:五臣作紫※”,盛氏本等作“五臣作紫黄”,而理宗本《同异》作“紫莫”,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10.尤袤本卷十三“动沙堦:五臣作沙𡵓”,尤袤本“𡵓”略有不清,盛氏本等作“五臣作沙𡵓”,而理宗本《同异》作“沙𡵓”,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11.尤袤本卷十八“含显媚:五臣含作※”,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合”。

12.尤袤本卷十九“何节:五臣何作※”,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弭”。

13.尤袤本卷十九“五是:五臣作五※”,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

①※代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之处。下同。

“纬”。

14. 尤袤本卷二十三“非托”下空一格,理宗本《同异》未空,但此列末空出一格。两本版式不同。

15. 尤袤本卷二十五“忘作”条模糊特甚,盛氏本等作“五臣忘作每”,理宗本《文选》作“五臣忘作妄”,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

16. 尤袤本卷二十五“庭虚情满”条模糊特甚,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庭虚情满:五臣情作愤”。

17. 尤袤本卷二十七“罗衣何飘飘”五臣作“飘飘”,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五臣作飘飘”。

18. 尤袤本卷三十一“荣重馈兼金:五臣作承荣重兼全”,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承荣重兼金”,改正了尤袤本的错误。

19. 尤袤本卷三十三“文缘波些:五臣缘作缘”,理宗本《同异》、盛氏本等并作“五臣缘作绿”,改正了尤袤本的错误。

20. 尤袤本卷四十“寅妻范奴列娘去:五臣作寅妻※有苟奴列称娘去”,盛氏本等作“五臣作寅妻■有苟奴列称娘去”,盖盛氏本等实在辨别不出※作何字,只能用■表示,考理宗本《同异》作“下”。

21. 尤袤本卷四十一“生妻作帷:五臣帷作室”,盛氏本与尤袤本同,然理宗本《同异》作“五臣帷作室”,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同,改正了尤袤本之错误。

22. 尤袤本卷四十二“哀无由缘:五臣作良久无缘”,盛氏本与尤袤本同,然理宗本《同异》“哀”作“良”。考尤袤本正文作“良久无缘”,与《同异》所云之五臣同,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作“良无由缘”。这是尤袤本《同异》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即《同异》云“五臣作某”,而尤袤本正文恰与五臣同,如卷八“君臣之义:五臣作明君臣”,考尤袤本正文不作“君臣之义”,而作“明君臣之义”,与五臣同;再如卷二十“女士:五臣作士女”,考尤袤本正文不作“女士”,而作“士女”,与五臣同。类似例子,还有不少。也正因此,范志新先生认为《同异》并非尤袤所作^①,确有道理。但是在此列举该条的原因在于究竟是“哀”还是“良”。尤袤本与盛氏本等《同异》作“哀无由缘”,理宗本《同异》作“良无由缘”,遍核现有之众本,未见有作“哀无由缘”者,故尤袤本之“哀”字当误,此条亦为理宗本《同异》改正尤袤本错误。

以上便是尤袤本《同异》模糊难认或存在错误之处,现可通过理宗本《文选》之《同异》找到答案。然理宗本《同异》亦非完美,存在个别空字现象,如理宗本《文选》卷一“填流泉:昭明□顺故改□填五臣作顺”,尤袤本前一个□作“讳”,后一个□模糊不清。卷十“网钜:五臣网作□”,尤袤本□作“纲”。尤袤本卷二十六“朝列:五臣列作烈。注烈美也。”理宗本《文选》“注”字空白。统

^①详情可参看范志新《余萧客的生卒年(外一篇)——文选学著作考(二)》,《晋阳学刊》,2005年第6期。

观台湾藏《李善与五臣同异》的内容与版式,笔者推测:理宗本《文选》后附《李善与五臣同异》的底本当是一个年代较早的本子,相比于我们今天所见垢尤袤本后附《李善与五臣同异》模糊较轻,空白字或许是底本模糊造成,已不可知。总体言之,理宗本《同异》确是现存各《同异》版本中值得信赖、价值较高的一个版本。

(二)校勘价值

理宗本《文选》除抄配之外,多为重刊,将此本重刊部分与尤袤本相比,差异不大,仅存在个别字的不同,多为递修本在重刊时不认真所致。如:卷十第五页注文“《毛诗》曰:考卜惟王。”卜,理宗本《文选》作“十”,“十”字当为“卜”字形近之讹。再如:卷十四第十一页注文“《吕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吕,理宗本《文选》作“昌”,显误。当然也存在改正尤袤本错误之处,如:卷十四第七页注文“曹植《与陈琳书》曰……”陈林,理宗本《文选》作“陈琳”。再如:卷十四第七页注文“《楚词》曰: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王逸曰:纆在口曰鞿,络在头曰羈。”尤袤本此句注文版式存在问题,“好”字占了两个字格,理宗本《文选》将“修”字上提,改变尤袤本原来此处一字占两字格的情况。然整体观之,此部分之校勘价值不大。

理宗本《文选》的校勘价值主要体现在抄配部分。通过将此本抄配部分与尤袤本的广泛比勘可知,其抄配内容当据尤袤本补,且刊刻十分认真、仔细,错误率极低,故理宗本《文选》可以对尤袤本中部分模糊难辨之字起到校勘作用。此类情况较多,列举几例以作说明,如:尤袤本卷八第四页“烦鹜庸渠”注文“庸渠,似鳧,灰色而鸡脚,一名※渠。”尤袤本“※”字应为重刻字,墨迹重而不清,奎章阁本、赣州本作“帝”,然尤袤本虽模糊,但可确定不是“帝”字,似“章”字,考理宗本《文选》正作“章”。再如卷九首页注文“以毛射※名豪”,尤袤本※字墨迹较周围明显深,看似“拗”字,然考奎章阁本、赣州本作“物”,北宋本此字亦不清晰,似“物”又似“拗”,然理宗本《文选》作“拗”,故知尤袤本应作“拗”。卷九第三页注文“命者,天之令。”尤袤本“令”字明显有描改痕迹,考奎章阁本、赣州本“令”作“命”,然理宗本《文选》作“令”。尤袤本卷九第十页“尔乃擎场拄翳,停僮葱翠”注文“今伶人通有此”下空三格,但可见明显剗改痕迹,此处原来有三字,但被人剗掉,理宗本《文选》“此”字下直接空三格,无剗改痕迹,完全遵照剗改过的尤袤本,考奎章阁本,此三字作“语射者”。尤袤本卷二十四第六页注文“《汉书》武帝诏曰:梁王亲慈同生,愿以※※※。”※※※,尤袤本模糊不清,应是人为抹掉,现依稀可见残留字迹,理宗本《文选》作“愿以兄□弟”,考奎章阁本作“愿以邑分弟”。以上所列并可视作理宗本《文选》之校勘价值。

【作者简介】王玮,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